

藝術家



內有葉因泉畫
請留意。

美術家

雙月刊

第五十八期

目錄 CONTENTS

彩色版 COLOUR FLATES

明代踢球圖

蘇羽作品 八幅

石虎水墨畫 五幅

郁風作品 九幅

哈定水彩畫 九幅

陝西民間石獅

黃山龜蛇石

漫畫藝術 THE ART OF CARTOON DRAWING

漫畫在中國

懷念張光宇

張光宇漫畫 1948作品五幅

廖況兄漫畫 中國漫畫展出品三幅

不要忘記葉因泉

《抗戰流民圖》選刊

葉因泉與《半角漫畫》

畫家與畫 ART AND ARTISTS

垂眉 膠彩畫

訪畫家蘇羽

石虎水墨畫 四幅

我的話

《石虎水墨畫》序

趙海天作品

從頭和她們在一起 ——關於郁風

關於我的畫

繪畫·生活·閩南

欣賞哈定的水彩畫

對生活中美好事物的追求

閩江風情 福建畫家速寫二十二幅

蕭勤畫展·愛瑪斯嘉蒂雕塑展

雕刻藝術 SCULPTURE

陝西綏德民俗石獅

本期封面畫·明人踢球圖 蘇羽作



Football Match of the Ming Dynasty, by Su Tue Lee	蘇 羽	封面
Paintings of Su Tue Lee	蘇 羽	9-13
Chinese Ink and Wash Paintings by She Hu	石 虎	14-16
Paintings by Yu Feng	郁 風	32-36
Watercolour Paintings by Ha Ding	哈 定	61-63
Stone Sculptures of Lions in Shan Xi	黨榮華	64
Landscape of Huang Shan, by Yu Feng	郁 風	封底
Caricature in China	畢克官	40-41
Retrospection of the Cartoonist Zhang Guang-yu	裕 園	42-43
Works of the Cartoonist Zhang Guang-yu	張光宇	44-45
Cartoons by Liao Bing-xiong	廖冰兄	42-43
Ye Yin-quan, Famous Cantonese Cartoonist of the Thirties	廖冰兄	48-51
Refugees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by Ye Yin-quan	葉因泉	48-53
Recollections about Ye Yin-quan	鑑 齋	54-55
Painting by Zhao Hai-tian	趙海天	1
Interview with Su Tue Lee	記 者	4-7
Chinese Ink and Wash Paintings by She Hu	石 虎	18-23
Self-vindication of She Hu	石 虎	17
Preface to Collection of Ink and Wash Paintings of She Hu	黃蒙田	20-23
Acrylic Paintings by Zhao Hai-tian	趙海天	24-27
On Yu Feng, Written by Our Editor	編 者	28-31
Yu Feng's Remarks on Her Own Paintings	郁 風	32
On Yu Feng	郭 風	37
On Watercolour Paintings of Ha Ding	何振志	56-59
Discussion about Watercolour Paintings by Ha Ding	哈 定	60
Sketches along Min Jiang by Fujian Artists	張玲麟	72-79
Xiao Qin, Chinese Painter Staying in Italy, Held an Exhibition in Hong Kong Exhibition of Sculptures of Emma de Sigaldi in Hong Kong	記 者	38-39
Stone Lions, Folk Art of Shan Xi	黨榮華	66-71

不要忘記葉因泉

——寫在讀《抗戰流民圖》後

廖冰兄

抗戰五十周年紀念前夕，廣州一家大報在第一版相當顯眼的位置刊登中山圖書館舉辦館藏《葉因泉抗戰流民圖》展覽的消息。對此，我感到既詫異又欣喜。我一直以為葉因泉的作品如今連印刷品也難找到了。豈知還有原作保存於廣州。抗戰爆發之後，漫畫家幾乎盡都以畫筆投入戰鬥，前方後方，城市鄉村都可見到宣傳抗日救亡的漫畫，使除木刻之外的一切畫種都黯然失色。然而却沒有看到葉因泉的作品，也聽不到他一點消息。是以我以為他不是喪生於戰亂之中就是由於甚麼原因而拋棄畫筆。到去年，因泉的摯友趙世銘老先生和葉公子永蔚來訪，才知道他在香港淪陷之後曾入內地過着顛沛流離的生活，戰爭結束又回到香港。至於創作方面，他們只談及他在戰後畫過一幅山水長卷，為趙先生所珍藏；但沒提及有關抗戰的作品。是以看了那段新聞，如發現奇跡並感到欣慰。

葉因泉是何許人？如今，包括美術圈中人在內，恐怕知之者已甚少了。由於他生存的年代距今太久而被遺忘麼？不是。從展覽會的前言得知他是1969年才去世的，距今不到二十年，他是藝林隱士或無甚成就的寂寂無聞之輩麼？不是。相反，他畢生大部份時間和精力都用於面向世俗的漫畫創作。在二十年代及三十年代在廣州、香港報刊經常看到他的漫畫，並且是在當時一份頗有影響的名為《半角漫畫》的小報的創辦人和主編。抗戰前，廣州漫畫藝術十分興旺，作者的人數和能量，僅次於上海。這個局面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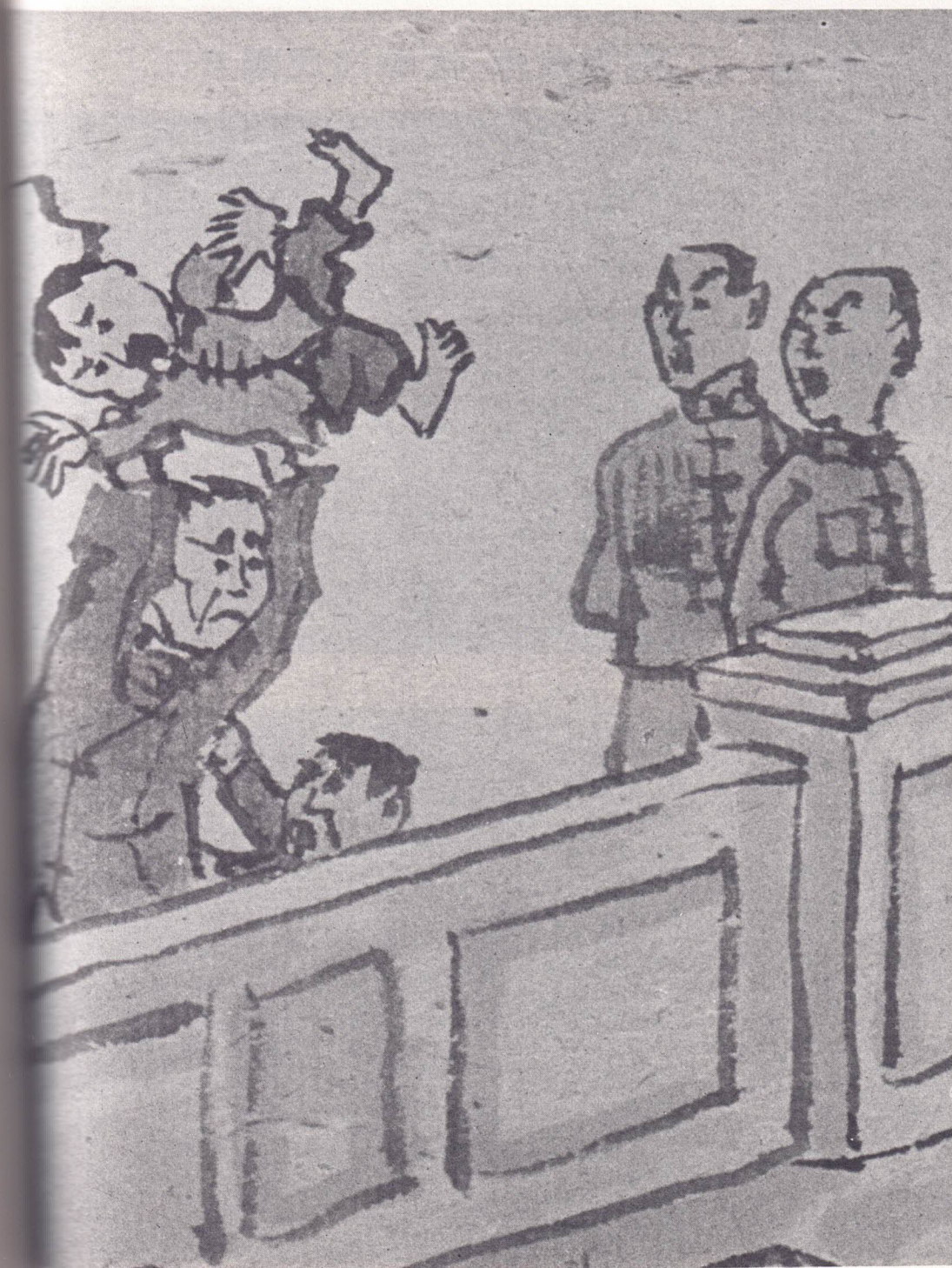
形成和葉因泉是不無關係的。我在小學唸書時就是他的漫畫讀者。對我後來從事漫畫創作起過啟蒙作用。由於我是一九三六年到香港時才和他相識，但來往少而且不久我就返回內地，所以對他了解不多。又由於我祇能看到他在報紙刊物所發表的大多數都是迎合小市民口味、無關大局的漫畫，所以我對他的為人與藝術的認識就難免膚淺和片面。直到今天，看了他這一百多幅遺作，對這位前輩才獲得進一步的認識，就是他在國家民族生死存亡的時刻，並沒有放下畫筆，也沒有置身於當時大局之外。當時他在敵後奔走，包括湖南、湖北、江西、廣西和貴州各省，此時畫的已不是戰前那些供小市民茶餘酒後作談資的漫畫，也不像一些處在「大後方」的畫家那樣為了向大發國難財的高官巨賈討取剩羹殘脂而專畫風花雪月，却是畫了這批反映被負有禦敵保民之責的國民黨當局拋棄，被慘無人道的侵略者追迫的難民的慘況，與當時的大局緊密相關的《抗戰流民圖》。

這些作品並非巨製，盡是一尺丁方的小幅。採用的也是傳說的意筆人物畫的手法，並且似是未經深思熟慮就信手揮寫。看來由於是作於流亡途中稍得喘息之際，祇能使用這樣的創作方式。然而，這樣篇幅不大，筆墨無多的畫幅却具有很强的感染力。當我看到了失去父母的幾歲孩子呆立黃昏的山野，看到母親迫得硬着心腸把行將餓斃的女孩擲下江河，看到形消骨立的男人用笊箕裝着死去的妻兒挑去掩埋，看到宰好待售的「豬屍」的肉檔旁

邊躺着餓倒者的赤裸屍體等等畫面時，真是悲憤難禁，幾乎淚奪眶出。連我身邊不曾經歷過這場災難的年輕人也唏噓嘆息。據說這批作品於抗戰結束不久在廣州展出時，有人評之為「滿紙血淚」之作，「讀其畫者皆為之下淚」、「簡直是用炎黃子孫的血淚染成的抗戰史畫」，基本上是合乎實際的。作品之所以能取得這樣的效果，關鍵在於作者當時也是掙扎於流亡中的一員，他的遭遇和感情與所描繪的對象一致。是自然而然地把自己的悲憤與同難者的悲憤、自己的血淚與同難者的血淚一並宣洩傾注於畫中。無怪只用寥寥幾筆的人物，就使人感到恍如面對那麼真實，小小的畫幅便能夠動人心魄。由此使我想起另一位知名畫家所作的抗戰難民圖，此圖篇幅巨大，無論在構思上描繪上所下的功夫都遠遠超過葉因泉。然而畫中的人物雖然畫得十分寫實，却使人感到十分虛假。全都不像苦難煎熬中的難民，却似在畫室中化裝作態的模特。兩者的藝術效果何以有這樣差異，看來主要在於兩位作者創作之時的處境與思想，感情的差異。脫離生活或對所描繪的生活無動於衷，技巧再好也是搞不出感人之作的。

有人說，稱這批畫為「抗戰史畫」，未免過甚其詞。理由是只寫了人民的苦難境況，卻沒有寫人民抗擊強敵的壯烈場景。我認為此說似有理而實偏頗。因為任何藝術家在創作上都有主觀和客觀的局限，對主題和取材都有各自的選擇和側重，要把某個歷史時期全面反映，

殺兒（抗戰流民圖之三）



殺兒細部

畫友葉因泉君為人奇氣個性強不喜修邊幅能
 茹苦耐窮不屑酬應性喜游而常乏於資不能忘其
 志其習畫絕不假師承願於中西畫學以無不窺焉
 有所習每能自出新意有獨往獨來之概凡識其人
 讀其畫者輒許為畫壇奇才香港淪陷時因泉
 君常賣畫街頭以自存活嗣遂內通飽歷崎嶇苦
 難因有新難民圖之作滿紙血淚選材多尋常

葉因泉作 抗戰流民圖 選刊

烹嬰



托鉢



畫人所不敢下筆乃抗戰期中史畫也讀其畫者輒
 為下淚昔人謂讀李密陳情表而不淚者其必無
 心肝後人所貽我之痛苦有為文章所不能描攝影
 射之所能窮者因泉君已畫圖之矣其勢友嚴南方
 君當贈以詩有句曰直恃忍飢能飲水漫誇有力可
 攀岩當年意氣爭高帽漸老情懷喜爛衫頗足
 以狀其人品因泉君台山人現年四十許頑健未老成
 就更未可卜也
 丙戌七月黃般若識

是誰都辦不到的。這些把作者自己在那個歷史時期的所歷、所見、所感描繪下來的作品，即使是算不上是史畫，也該算是形象的歷史實錄了。在抗戰五十周年的今天展出料會起到「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的作用。

《抗戰流民圖》的展出，還有一層意義，就是表明葉因泉不愧為中國的漫畫家。聽說有些與葉因泉交厚的人，大概由於視漫畫為低級的玩藝，而葉因泉除漫畫之外又擅

長中畫西畫，認為把他稱為漫畫家會有損他的聲譽，是以諱言他曾從事漫畫創作。其實這樣諱言既枉然而又與葉無益。葉因泉以漫畫享譽是無可置疑的事實。在衆多人們的心目中，葉因泉的名字只是同漫畫連繫起來而不是別的畫種。誠然，漫畫之中，確有低級庸俗之作，但這不是中國漫畫的主流。漫畫作為一種獨立的畫種於本世紀之初在中國崛起之時，就顯示其內除暴政，外抗強寇的姿態。此後直到新中國

成立的數十年間，一代繼一代的漫畫家，大都以救國救民為職志，以畫筆為爭取國家獨立人民解放而戰鬥。特別是在抗戰期間，全國漫畫家幾乎盡都積極投入這場決定國家存亡的偉大戰鬥之中，揭露敵寇的暴行和禍心，申訴人民的苦難，激勵軍民的鬥志成為這個時期中國漫畫創作的總主題。中國漫畫與國運民命緊密相連這一光輝的傳統特徵也是在此歷史時期顯得最為鮮明和充份。具有如此特徵的藝術和這般

夜宿



鼓脹



棄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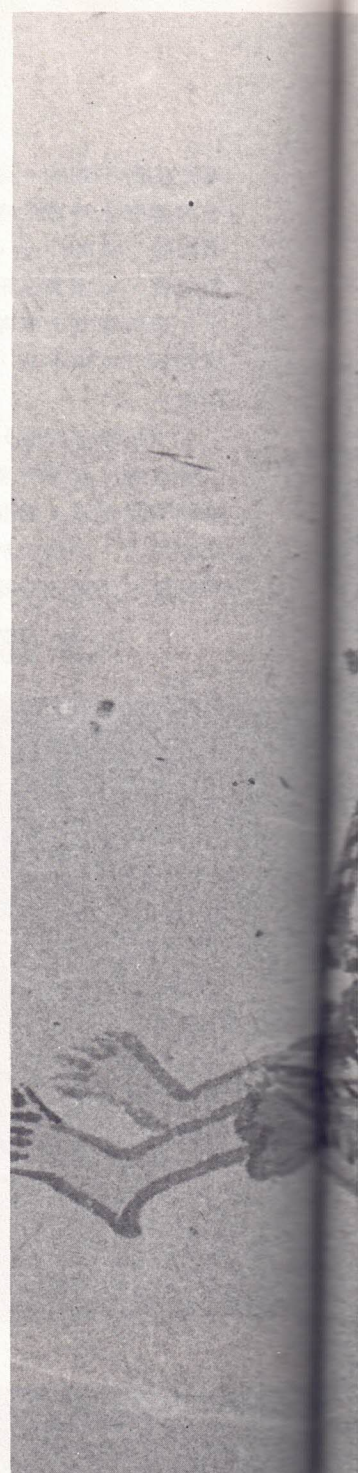


殘羹





藏身細部



肉葬細部



藏身（抗戰流民圖之一）

肉葬（抗戰流民圖之二）

泉



泉



葉因泉
流民圖
一九四二年
作於重慶

品格的藝術家還不算高級麼？葉因泉在當時有沒有畫過宣傳抗戰的漫畫我不知道。他這批《流民圖》採用的是傳統國畫形式，不能稱之為漫畫。但他這些國畫却是在當時好些國畫家仍一如既往地攪其「高雅」之作的日子裏畫出來的，取材與內涵都與那些「雅」畫大相逕庭，却在創作總主題上與眾多漫畫家的作品相一致，可謂殊途同歸。無論在此之前，葉因泉的漫畫創作的傾向如何，但通過這批作品便看出他那顆與中國漫畫家所具有的愛國憂民

愛國愛民的赤心。說他無愧為一位中國的漫畫家正是以此為據。說「不要忘記葉因泉」也是以此為主要的因由。一位藝術家在某一時期的創作，必有他自己的歷史根源。但我們對他的生活、思想、創作的歷程知之甚少。看了他這批作品之後，更感到搜集葉因泉各個時期的作品加以研究，以求對其人其藝獲得全面的了解，予以恰如其份的評價，並在中國漫畫史上給他一定的位置是很有必要的。

圖片・楊維邦供稿

葉因泉與《半角漫畫》

上了年紀的省、港漫畫家大抵和我一樣不會忘記《半角漫畫》，由於他們最初對漫畫發生興趣時都在《半角漫畫》投過稿。我記不起《半角漫畫》什麼時候創刊，估計大抵是二十年代末期吧，有一點可以肯定的，它是廣東最早的漫畫定期刊。我也不能明確記得它什麼時候停刊，只記得三十年代中期它還存在，可能是抗戰第一年廣州開始遭受轟炸時停刊的，它是廣東最長壽的漫畫定期刊物，這一點也是可以肯定的。

《半角漫畫》是週刊，由於售價每份五分錢而取名「半角」。每期四開一張，三色石印——也就是所謂手描石印。所有漫畫作品由編者在石印藥水紙上進行人工縮小、分色，然後上石。這是一種繁瑣的工作，由於漫畫作品都縮得很小，像豆腐乾稍大的一塊接着一塊。《半角漫畫》的題材幾乎都是社會性的，漫畫作品接觸到的全是從社會新聞而來，比較集中發生在小市民階層的瑣事，有些作品帶點黃色意味，是一點也不奇怪的，但也一定程度反映了下層社會的生活現象——一種表面的現象，如瞎眼的賣唱者、黑夜街燈下的流鶯、長堤之畔的花艇，午夜的清糞車等等。這樣的內容決定了它的讀者多數是小市民階層中的店員，也有一部份學生。

《半角漫畫》的主編是葉因泉——另一個常用的筆名叫葉些利。他是一個社會漫畫家，雖然嚴格地說只是消極地反映社會生活現象而沒有提出尖銳的批評或指責，但一個畫家而專心描寫社會性的問題總是不容易的，加上辦《半角漫畫》的精神，他是得到人們尊敬的。記得當他五十年代在香港開畫展的時候，有大量作品是用水墨線條描寫香港平民生活介乎漫畫和白描之間的作品，很大程度顯示出葉因泉的

漫畫家本色。在這裏我想一提他的夫人潘峭風，廣東早期的裝飾畫家，當我還在學校唸書時便看她的作品了。如果我沒有記錯，她是在「市美」學習圖案的，那就很可能是陳之佛或婁子塵的學生。尖沙咀帝國酒店向彌敦道一面大牆壁上的鑲嵌瓷磚古裝裝飾畫，原畫就是出自潘峭風的手筆，創作時間是五十年代。

現在年過六旬的廣東漫畫家，相信當年他們初出道的時候都在《半角漫畫》投過稿。記憶中如黃苗子、廖冰兄、陳青白及三位已故的李凡夫、麥金沫、潘醉生等等。筆者也是一個熱心的投稿者。《半角漫畫》從不設稿費，投稿者也不計較當年市價二毫子一幅的稿費，主要是為了興趣。所以有人說，《半角漫畫》是廣東早期漫畫搖籃，相信是合乎實際的。不過，廣東漫畫家在《半角漫畫》上出現只是過渡性質，由於這個週刊有其保守、落後的一面，當這些投稿者的認識水平有所提高，他們便向上海方面的漫畫刊物發展。《半角漫畫》只起着橋樑的作用。

《半角漫畫》報頭側有一個人像，此人頭髮長長，面孔瘦削，眼大嘴大。這就是其中一篇連載《阿老大》的主人公阿老大。阿老大的頭像等於《半角漫畫》的標誌，所有《半角漫畫》的街招廣告也以阿老大做「商標」，阿老大的形象，在當時的漫畫讀者中是很熟悉的偶像。由《阿老大》，我想起已故漫畫家李凡夫家傳戶曉的長篇漫畫《何老大》。

李凡夫畫《何老大》大抵始於一九三六年。何老大的形象——指人物造型是由阿老大發展而來，如果說阿老大這個形象是葉因泉創造，但是無條件把阿老大讓給李凡夫。當李凡夫創造了何老大這個形象時它已不等於阿老大，而是比阿老大

更豐富，更富於典型意義的人物形象了。如所周知，何老大是大城市裏潦倒的失業者，他集中了小市民在這個城市的遭遇於一身，他有自私、貪婪、自以為是的缺點，他也有被人欺侮、失意、精神勝利的另一面。一般來說，他總是扮演被人趕得走投無路但往往絕處逢生的時候居多，也就是說把何老大處理成一個被同情的人。何老大串成題材的細節是來自現實社會，他是這個社會被損害和被戲弄的失意人。李凡夫對社會生活、特別是下層社會諸色人等的生活十分熟悉，因而何老大扮演的情節都是富於現實意義的。當四十年代至五十年代漫畫《何老大》在香港擁有大量讀者的時候，筆者對它的社會意義曾經加以肯定，雖然也有人認為它低級趣味——我不同意這樣評價它，所謂「低級」首先是他深刻了解小市民或市井生活，如果沒有這個基礎，那種「趣味」就根本不可能出現。我想《何老大》之所以可貴就是由於他通過一個小市民典型反映了「低級」的生活。當年有人認為它「低級趣味」，我想是提得太高來要求它或過左了些。《何老大》是當年極受歡迎的長篇漫畫，它之所以受歡迎，主要是由於何老大其人的遭遇引起的，他串演的情節引起人們同情、不平甚至忿怒，如果李凡夫安排這組人物在特定情況下出現時沒有豐富、真實的社會生活作基礎，是很難引起人們共鳴的。李凡夫離開我們好幾年了，現在人們談起這一類漫畫時總是記起《何老大》，原因不外我們是這個社會像何老大一類的小人物到處都可以遇到，而作者又以豐富的材料使這個典型人物生動、飽滿，我們在現實生活遇到類似何老大一類人物，就很自然地想起《何老大》裏的何老大了。

葉因泉原籍廣東台山，一九〇

放谷（抗戰流民圖之四）



一年出生，曾在香港華仁書院學習。他是全面抗戰第二年即一九三八年廣州淪陷後到香港來的，三年後香港為日軍侵佔，他又回到內地去，直至一九四九年再回到香港定居。記得一九五〇年元旦，他在思豪酒店畫廊和黃般若舉行聯合畫展，般若的出品是新羅山人式的花鳥和觀音佛像之類，而因泉的作品則是香港市井生活的側寫，記憶中有乘着人力車手持風車的進香客，舞獅的歡樂場景、帶街與水兵等。在思豪

畫廊面對着因泉的作品，我想起了在抗戰勝利第二年在廣州看過他的《抗戰流民圖》展出，我原先以為他會在這次畫展上拿出來公展的。他說這套組畫已送給了當時的廣東文獻館，以後就不知道下落了。有過一段很長時間沒有人知道它到底是否還在人間，到了最近它在廣州出現，原來它一直被中山圖書館保存着，不過這時葉因泉已經去世十八年之久了（他是一九六九年在香港病逝的）。

放谷細部

